

瞿 秋 白
論 文 學





瞿 秋 白

論 文 學

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白 秋 園
論 文 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521 字数28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4 1/2 插页3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8500册

定价(4) 0.52元



瞿秋白

出版說明

一、本书是根据《瞿秋白文集》（一九五三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）中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編选。

二、本书計分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两篇內容性質不同的比較系統的論文；第二部分是十五篇論个别作品或个别問題的短文。书末另附录两篇关于討論翻譯的論文。

三、本书除第一部分外，均依照著作年月順序排列。

目 录

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.....	8
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.....	31

二

画狗要.....	58
狗样的英雄.....	56
猫样的诗人.....	62
吉珂德的时代.....	64
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.....	67
乱弹.....	71
狗道主义.....	75
红萝卜.....	79
“忏悔”.....	82
谈谈《三人行》.....	86
《子夜》和国货年.....	94
鬼脸的扩大.....	98

目 录

“美”.....	102
关于高尔基的书.....	105
“非政治化的”高尔基.....	109

附 录

論翻譯.....	115
再論翻譯.....	126
注釋.....	143





《魯迅杂感选集》序言¹

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……

——鲁迅：《坟》

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：“政治家，政治家，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！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！”对于这种嘲笑，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：

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？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，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？

——卢那察尔斯基：《高尔基作品选集序》

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；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，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，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，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。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，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“社会论文”(publicist article)，尤其在最近几年——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。也有人笑他：他不该是艺术家了，因为“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”。但是，谁都

知道这些譏笑高尔基的，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！

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，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，尤其是杂感来得多。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杂感专家”。“专”在“杂”里者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。可是，正因为一些蚊子和苍蝇讨厌他的杂感，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。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“社会论文”——战斗的“阜利通”(feuilleton)。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，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。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，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；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；同时，残酷的强暴的压力，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。作家的幽默才能，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，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，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。不但这样，这里反映着“五四”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。杂感这种文体，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（阜利通——feuilleton）的代名词。自然，这不能够代替创作，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。

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，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，而且也为了现在的战斗；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，却总是那么多！

鲁迅是谁？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。

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：亚尔霸·龙迦的公主莱亚·西

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，生下一胎双生儿子：一个是罗謨鲁斯，一个是莱謨斯；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，也许早就饿死了；后来罗謨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，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，做了天神；而莱謨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，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，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。莱謨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。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。而现在，吃过狼奶的罗謨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象煞有介事的罗马城，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，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。虽然现代的罗謨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，可是，他终于屈服在“时代精神”的面前，而同着莱謨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。莱謨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，虽然他也很久在“孤独的战斗”之中找寻着那回到“故乡”的道路。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，这样一直到他回到“故乡”的荒野，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，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，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，——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狼獾的城墙，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。

是的，鲁迅是莱謨斯，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，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，是绅士阶级的贰臣，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派的革命家的译友！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。

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間，“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，这是英雄的队伍，他们象罗謨魯斯和萊謨斯似的，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。这是些勇将，从头到脚都是純鋼打成的，他们是活泼的战士，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，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，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們。”（赫尔岑）

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們，现在还剩得几个？說近一些，“五四”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，现在又剩得几个呢？“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陣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。”（鲁迅：《自选集序言》）

鲁迅說“又经历了一回”！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，現在已經不敢說，也真的不忍說了。那时候的“純鋼打成的”人物，現在不但变成了烂鉄，而且……真金不怕火烧，到現在，才知道真正的純鋼是誰呵！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，也有一些維新主义的老新党，革命主义的英雄，富国强兵的幻想家。他們之中，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，也并不是沒有，而且，似乎也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业。鲁迅也是士大夫階級的子弟，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。不过別人都有点兒慚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親屬。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，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，誰还能够否認？这种强奸的結果，中国的旧社会

• 引自赫尔岑的書《結束与开始》第五封信（一八六二年十月）。——編者注。

急速的崩潰解体，这样，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，候补的国货实业家，出现了市侩化的紳董，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識阶层。从維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滿主义，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，而士大夫的气質总是很浓厚的。文明商人和維新紳董之間的区别，只在于紳董希望滿清的第二次中兴，用康梁去繼承曾左李的事业，而商人的意識代表（也是士大夫），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：自己来做专权的諸葛亮，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。在这种根本傾向之下，当时的思想界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，要想恢复什么“固有文化”。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識阶层的萌芽，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，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預兆。魯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，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。但是，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。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較巩固的联系。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，使他在兒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。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，得到了那种“野兽性”。他能够真正斬断“过去”的葛藤，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貴族的宮殿，他从来没有摆过諸葛亮的吴架子。他从紳士阶级出来，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紳士士大夫的卑劣，丑恶和虛伪。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，他诅咒自己的过去，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。

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：“吃人经济的存在，剝削

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，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，在所谓智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。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。”辛亥革命之前，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，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，还有什么理想呢？不是伟大的天才，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，就不能够跳过“时代的限制”，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，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。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：

钝才小慧之徒，于是竟言武事。……谓鉤爪锯牙，为国家首事，又引文明之语，用以自文，……虽兜牟深隐其面，威武若不可陵，而干祿之色，固灼然现于外矣！計其次者，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。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間，縱不主张，治之者亦将不可綏教。盖国若一日存，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，博志士之誉；即有不幸，宗社为墟，而广有金资，大能温饱……若夫后二，可无论已。……将事权言議，悉归奔走干进之徒，或至愚屯之富人，否亦善壘断之市侩……嗚呼，古之临民者，一独夫也；由今之道，且頓变而为千万无賴之尤，民不堪命矣，于兴国究何与焉。

——《坟》，《文化偏至論》

这在现在看来，几乎全是预言！中国的资产阶级，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，而现在，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，热心于提倡而实行“制造商估”的青年，正在一面做“志士”，一面预备亡国，而且更进一步，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。至于千万无賴之尤的假民权，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。自然，登

迅当时的思想基础，是尼采的“重个人非物质”的学说。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，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，最“先进”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，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，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，阻碍进步的“庸众”。可是，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，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。固然，这种个性主义，是一般的智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，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，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。大部分的市僧和守旧的庸众，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，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。为着要光明，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，这种发展个性，思想自由，打破传统的呼声，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。只要看鲁迅当时的《摩罗诗力说》，他是要“举一切诗人中，凡立意在反抗，指归在动作，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”。摩罗是梵文，欧洲人说“撒但”，意思是天魔。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（裴伦等等），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，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“东方文化”的国故僵尸。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。

在那时候——一九〇七年——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。如果不是《坟》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，也许同中国的许多“革命档案”一样，就这么失散了。这些文献的意义，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：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复，就是說，群众落后是天生的，因此，不要他们起来革命，等候训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，而革命成功之后也还不能够给民众自由，而要好好的教训他们几年。而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，他是說，因为民众落后，所以更要解放个性，更要思想的自由，要有“自觉的声音”，使它“每响必中于人心，清晰昭明，不同凡响”。这虽然也不是正确的立场，然而比“革命的愚民政策”总有点不同罢。问题是在于当时中国“亦颇思历史前有之耿光，特未能言，则姑曰左邻已奴，右邻且死，择亡国而较量之，冀自显其佳胜”，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譬自解，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，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论“胜利”，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。

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，他問：“今索諸中国，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？”他說俄国文学家科罗連珂的《末光》里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書，書上有黄鶯，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沒有，他的学生听说这黄鶯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，就只能够侧着头想象那黄鶯叫的声音。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呵。“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，其亦惟沉思而已夫！”（《坟》：《摩罗詩力說》）

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。辛亥革命的怒潮，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，而在于“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”；他们以为“革命之后从此自由”（《总理全集》，《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